

物質與精神上的利益 (八)

譯自 January 1923 出版之英文扶輪月刊
台北大安扶輪社前社長 PP Harrison 翻譯

——自那些體會「超我服務」Service Above Self 的人們所披露的經驗故事。

美國著名詩人詹姆斯·羅素·羅威爾 James Russell Lowell 曾說過「一次親身感受的經驗勝過整篇雜亂無章的告誡」(One thorn of experience is worth a whole wildness of warning)；所以這些從那些真正實驗扶輪座右銘「超我服務」真理之人之來函勝過一整本只是遐思，天馬行空的書卷。英文扶輪月刊自 1922 年十月起，簡短登載徵求這些個人的信函而不斷地收到回信。這些信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士，也有幾個不同的國家的扶輪社員與從來沒有參加過扶輪社集會的人，老少皆有。但是，不論他們的背景與層次如何，重點是他們的回應都是一樣——「我已經試過「超我服務」，而它讓我得到物質與精神上的利益。」這些信包含許多有趣的事，有時也有些感傷——因為作者們都毫無顧忌地披露他們的真實的人生。當你閱讀這些信函時，你會驚奇地發現在這裡反映了這麼多的人生經驗與錯綜複雜的處理方式，而卻可以扶輪座右銘「超我服務」加以適用應對。

另一個人的支票

我過去在西部一個鐵路中心實習法律業務時。有一天一位年輕人來到我們的辦公室，他穿著連身工作服，戴著棒球帽加上鐵路員工的套頭毛衣。他有一雙漂亮的眼睛，而從他的談吐，很容易猜出他是一個曾經在某大城市見過世面，精明幹練的人。

他問我：「先生，我詢問一件事，需要付多少錢」。我告訴他這要看案件的性質是什麼而定。他拿出一卷鈔票而硬要交給我。然後他就直接地進入他來訪的主題。他問我：「我用同樣的名字去兌現另一個人的支票，他們會如何處置我？」經過了一連串的提問，我終於明白了他的事情。他原本在一家貨運公司擔任貨運司機而他的領班不知對或錯，解雇了他，而這位年輕人自認他只是發一些牢騷而已。無論如何，

當他去辦公室拿他的離職定期支票時，發現這張定期支票的金額遠多於應該支付給他的錢，但是這張支票的收款人是他的名字。他兌現了這張支票，同時知道這個「超額」的事件碰巧與他同名所引起，因此這張支票一定是用以支付給另一個人。

他再次地問我：「現在，他們會如何處置我？」我問他：「是否有其他人知道此事？」「沒有。」我稍微觀察他一下，然後告訴他，「他們」能不能或會不會處置他並不那麼重要，而重要的事是他自己如何處理他明知不屬於他而由他留存的這筆錢。他喊叫地說：「那傢伙沒有權利解雇我。」我說：「也許他在這件事情上，他做錯了，但是這與你留存這筆錢有何關係？再說，這又不是領班的錢。」我想我已經開始說動了他，因為他再度地拿出他的那捲鈔票，而開始在桌上點數。一兩分鐘的靜寂無聲之後，我直視他的眼睛並且問他：「你要不要有一個成功的人生？」終於他用沙啞的聲音回答：「是的，先生，我要。」我就說：「好，那麼，你也許現在就要知道你必須要處理這件事。在這個世界上，你不能不勞而獲。你沒有付出勞力，金錢或財物而得到的任何東西的話，這對於你將會是弊大於利。如果你把不屬於你的那筆錢還給那位代理人，並且告訴他你很抱歉你先前拿走了那筆錢。」

他不吭聲，但是他數出一些錢而把其餘的放在旁邊。然後，拿起這些錢，他說：「如果我還這些錢，那代理人會不會責怪我拿了那張支票。」我告訴他關於這件事如果有任何的麻煩，就請那位代理人打電話給我，於是我給了他一張名片。他坐下來，將他埋首於桌子上約一分鐘之久，然後跳起來，他說：「先生，我會那樣做，而且我要謝謝你。」我起身而伸出我的手，而當他要接我的手時，我把法務聘用費還給他。這時眼淚從他的臉頰流下來，他說：「你知道嗎，我曾在波士頓感化院服役過一段時期，而我…我稍早開始在想也許我又要回到其中的一家。我…我想你救了我。我現在全明白了。」

大約半個鐘頭以後，那位代理人打電話過來告訴我那筆錢已經歸還，而且他發現公司有許多的工作可以讓這位年輕人去做。—— S. A. S.

譯者註：英文扶輪月刊以這個主題徵文有前三名及佳作八篇，將陸續翻譯，分享讀者。